

西蒙諾夫著

在皮特撒姆路上

——戰地記者隨筆——

西蒙諾夫 著

在皮特撒姆路上

——戰地記者隨筆——

萬國書籍出版

一九四六年。哈爾濱



目次

在皮特撒姆路上·····	三
共同的語言·····	一一
在挪威底山巖間·····	一七
節日的前夜·····	二七
第三個副官·····	三四

在皮特撒姆路上

他們究竟是怎樣出現於德軍後方的呢，——這是德軍始終莫明其妙的。是從海上來的麼？可是，在巴林磯沃海上，無論前天夜間或昨天夜間，都有非常厲害的颶風刮着。

是從天空來的麼？可是，在天空中，一連三晝夜，都是大雪紛紛。

是沿着陸路，經過德軍陣地來的麼？可是，在德軍陣地上，到處都有哨兵警戒着，且已有三夜未聞一次槍聲。

總之，德寇未曾知道，且迄今都不知道邊防連究竟是如何在其後方出現，並於這天夜間在由海岸直至皮特撒姆路上一帶鬧出了一場如此轟烈的事件。

既然德寇迄今尚不知道這一點，那末我們也就不必查問邊防戰士究竟是如何，且經由何處通過的了。他們之所以不愧為邊防戰士，也就是因為他們能到處通行哩。

無論如何，有一百五十名邊防戰士和二十名工兵，竟於今晚十點鐘的時候出現於德寇深後方——蓋遍冰雪的岩溝中了。此地距由皮特撒姆往前線去的汽車路總共已只有幾個公里。

雪在降着。先頭偵探兵由雪深及腰的岩溝中爬到一塊磐石上，從這裏已可看見大路了。他們在這塊荒涼的磐石上，受怒吼的狂風吹打，勉強溫暖着凍僵了的手指，竟毫無動靜

地伏待了三小時。

此地戰線幾乎是已靠近邊界的，而他們熟悉這一地段，又可說是瞭如指掌的。

在雲霧騰騰的黑夜裏，無限錯雜堆積的磐石，使人迷失方向，而爲要走上大路，又須確切依照所指定的時間和地點。既不容遲延半小時，亦不許遠走半公里。一切都依此爲轉移。

偵探兵應於烏漆的黑暗中，探知橋樑所在地——這次出征底最終目標。

幸虧德寇在這時幫助了偵探兵，因爲德寇在一個地方把幾輛汽車開慢了，汽車上的燈光片刻止動，靜止的光綫射到了大路上。然後這幾輛汽車又向前駛去了。目光敏銳的偵探兵在此燈光閃照的一剎那間，已看清橋欄和橋板了。

偵探兵報知了探得的消息。至夜一時，整個隊伍都已臥在偵探隊近旁，伏臥於距大路不過一公里遠的磐石近旁了。

政治委員和指揮官將人員分配好了：政治指導員先金，中尉葉公諾夫以及工兵列比傑夫前往橋樑；中尉雅庫石夫前往土屋，因爲在橋樑附近一定有幾所土屋；中尉索羅科拉德前往大路，以便阻截那些駛往橋樑的汽車；其餘各人留在後面，待完成任務後掩護退路，對付追擊的敵人。

他們靜悄悄地用連環方式將命令互相傳達了。於是，四個一聲不響的穿着掩蔽袍而幾乎毫無形跡的小隊，就同時靜悄悄地沿着雪坡溜下去。過一分鐘後，在磐石上已空無一人了。政治指導員先金，中尉葉公諾夫以及工兵列比傑夫，皆以鎮靜見長，所以此時被派率隊前往橋樑。

現在諸事皆賴此三人態度鎮靜爲轉移。他們在未走近橋樑時是無權開槍的。而如果他們在途中碰見哨兵，遇見汽車，看見土屋時，又當如何辦呢？這要由他們自己去應付。他們儘可既碰見哨兵，又遇見汽車，但第一槍總是只有在距橋不過五十米達的地方才可開放的。他們對此是應負完全責任的。

先金担任指揮。行至距橋五百米達的地方，他果然碰見了一所土屋。他靜悄悄地由部隊中分出一部分戰士，使其留在土屋門旁，臥待槍聲。其餘諸人繼續前進。

行至距橋樑二百米達的地方，在路旁又遇見三所土屋。於是又靜悄悄地由部隊中分出一部分戰士，使其匍匐爬到土屋近旁。

其餘諸人逕向橋樑方面開去。邊防戰士沿途每逢高坡溝道都盡力幫助那些背着貴重炸藥重担的工兵。

已走到距橋樑只有五十米達的地方了，已可看出哨兵底黑影來了。當走在前面的中士顧德科夫碰着那幾所掘在橋樑近旁的土屋時，就有一個德國兵忽然從土堆後面跳出來叫道：

——站住！

顧德科夫立即跪放了一槍。德國兵也開槍了。雙方都沒有射中目標。射來的槍彈直由顧德科夫頭上飛過。他取出一顆手榴彈向德國兵擲去。然後，他向前跑走數步以後，又向土屋正在開着的門內擲了兩顆手榴彈，隨即奔向橋樑去了。

邊防戰士葉福塞也夫衝向第二所土屋，將門一把拉開，見屋中人滿，即擬以手榴彈擊之。

，但因手榴彈纏在腰帶上，不能立刻解下，於是又將門向裏面關上，並以膝腿抵之。然後就把手榴彈解下，又開門逕向那些喧嚷叫號，胡亂開槍射擊的德寇擲去。葉福塞也夫在此地沒有多停，即奔向橋樑去，且跑且射，以應敵人追擊。但子彈匣已空，當葉福塞也夫將其取下面想換以新子彈匣時，已有兩個哨兵從橋樑跟前迎面跳出。又聽到一種在駭得魂不附體時發出的喊聲：『站住！站住！』，接着又是一陣槍聲。於是葉福塞也夫就一把舉起空子彈匣，高喊着『留心手榴彈呀！』而將空子彈匣向德國哨兵擲去了。哨兵信以為真，立即伏臥於地。這一轉瞬時間，已使葉福塞也夫有充分機會裝上新子彈匣，隨即開槍掃射那些又站立起來的哨兵，並繼續奔向橋樑去。

在開槍射擊的火光下，看見還有兩個哨兵經過橋樑逃向對面去。再放一槍，其中一人就兩手一伸而滾到橋欄外面，倒到黑水裏去了。

往橋上去的路打開了。

——工兵上橋！——中尉列比傑夫命令道。於是六名工兵就冒着彈雨跑上第一拱橋了。槍聲從四面八方亂響起來：從後面聽到手榴彈爆發聲——是土屋被炸毀了。對岸有德國自動槍拚命掃射。

工兵伏臥在橋板上，用凍得不受使用的手指將炸藥包纏上去。

邊防戰士臥在橋樑近旁的叢石後面，用自動槍掃射每一個出現的德國兵士。

他們無論如何都須將該地保持到五分鐘。在這悠久的五分鐘內，工兵要以不受使用的手

指將炸藥包纏上去，點燃引火器，至少也要炸翻一個橋拱。

從後面又聽到很多爆炸聲，——這是索羅科拉德與雅庫石夫在大路上炸毀土屋和燒燬汽車的聲音。爆炸聲轟鳴不息。可是，最主要的，近處的能震破耳膜的爆炸聲尚沒有聽到。

驟然間，在音波還沒有達到人們耳鼓以前，一種巨大的空氣壓力已把所有一切人們都震動了。使人聾啞的轟鳴，短促的紅光一閃，濃厚如漆的，甚至在這黑暗天空中都看得見的烏烟。

——已被炸毀了！——工兵靠近政治指導員先金耳朵喊道。——橋樑已被炸毀了！——他由地上抓起一把雪來擦着自己紅熱汗淋的臉又說道。

於是他們就離開橋樑而退走了，用手榴彈給自己開闢道路，沿途毀滅那些殘存的土屋。從大路右邊，還有機關槍時常掃射着，還聽到爆炸聲。顯然，第二第三兩隊尚未結自己的工作。

的確，在那裏還進行着戰鬥。

當雅庫石夫與索羅科拉德率領所部隊伍鑽出林緣時，看見大路旁邊的隙地上有一批德國軍隊停駐着，其服裝黑褐，所以在雪地上特別現形。其中有吸煙者，有談話者，有不堪寒冷而手舞足蹈者，形狀甚為狼狽。

邊防戰士等候着。從左邊，從橋樑方面，還未聽到任何響聲。

德國兵士已近在咫尺了。但最主要的是舉止堅定。先要把橋樑結束，然後才與這些臨死

在此走動交談的德寇算賬。

終於從左邊聽到槍響了。這就是顧德科夫被德國哨兵發現時跪放的第一顆子彈聲音。德寇一聽到槍聲，就在隙地上亂竄起來。

索羅科拉德與雅庫石夫立即命令自己的邊防戰士開火。第一批手榴彈已飛到德寇羣中。中彈倒地者約近十人，餘者竄逃。邊防戰士乘勢追擊，衝上大路。

從背後聽到槍聲。雅庫石夫回頭一望，看見在大路上與灌木林間有土房數所。先前，由大路對方是看不見這些土屋的，而此刻則已可顯然看見其窗戶及由其門隙中透出的燈光了。雅庫石夫立即把自己的一排戰士調轉過來，奔向前去。一剎那間，手榴彈已飛進窗戶去了。各土屋內的敵人手忙腳亂，其中有幾個土屋竟亂射起來。上等兵鮑卡切夫最先攀緣到一所大土屋頂上，欲將手榴彈投進烟窗中去。但烟窗很高且有頂蓋，所以不便投入。於是他就用力抱着烟窗而將其拔出來投之於地，隨即朝缺口內投入兩顆手榴彈。土屋應聲炸毀，連鮑卡切夫也由屋頂上被拋下地來了。

此時，鮑卡切夫手中尚剩有一顆手榴彈。於是，他又跑到另一個土屋門前，由門隙中看見有一個德國軍官一隻手提着油燈，另一隻手拿着手槍站在屋內。鮑卡切夫用力把門一拉，甚至把門斗也拉斷了，隨即投入手榴彈一枚。軍官中彈倒地，傾注在地板上的燈油燃燒起來了。

從某些土屋中還有敵人在放槍射擊着。邊防戰士或向其烟窗內投擲手榴彈，或揭開屋頂

上的木板後用自動槍朝屋內掃射。

忽有一人竟不能自禁而喊道：『烏拉！』。於是就用衝鋒去佔領那些剩下的土屋，只聽得轟鳴的爆炸聲和被衝破的門戶迸裂聲。索羅科拉德所部一排戰士在大路上炸毀數輛汽車後，也奔向土屋來了。

有個別德寇由土屋中逃出，但那些站在灌木林中，在火焰照射下能看清每一個人的邊防戰士，却對這些逃出來的敵人一一射殺着。只見他們將兩手一伸就倒下了。其中有很多人還只來得及穿上襯衣和戴上綢盔。其中有一個人，大概是已學會幾句俄文的，乃發音訛亂地喊聲喊道：

——羅斯，羅斯，不要開槍！你們在做什麼呢？這樣是不行的呵。

在這種叫聲中，表現出喪魂失魄者深夜怕死呼救的狼狽心理。

邊防戰士到處，——朝門窗裏面，在白雪掩蓋的隙地上面，朝汽車中間——掃射着德寇。用手榴彈炸毀其汽車，用穿甲彈擊破其發動機。因有這一切轟鳴和炸聲，幾乎未聽到從左邊，從橋樑方面發出的爆炸聲。

這種爆炸聲就是要開始退出的信號。

於是邊防戰士就迅速由大路上退往森林中去，退往凹地和山溝中去，同時並不停止射擊。此刻，主要任務已由機關槍射手來負擔了。而他們就臥在路旁叢石後面掩護退路。

最後退走的是機關槍射手特羅寧。他一直掃射到近旁的人都已退完了的時候為止。然後

他才去追蹤尋找自己的隊伍。正行走間，忽然有四架自動槍從某一所先前未曾發覺的土屋中同時放槍射來。

特羅寧於是將兩腿散開，很自如地臥在一株北方矮樺樹幹下開槍射擊。他循着敵人的彈道綫看清了自動槍所在的地點。先前臥待的邊防戰士，現時已在自己的機關槍掩護下繼續退走了。特羅寧爲節省子彈起見，只用短排子彈放射着。所有那四架自動槍把他發覺以後，就朝他拚命射擊，甚至把他所臥附的那株樺樹上的一切樹枝都盡行擊落在他背上了。特羅寧假裝已被擊斃，伏臥於雪中，同時將手榴彈置於腰間以備不測。

過一分鐘後，就寂然無聲了。那時，距他四十米遠遠的一所土屋忽然打開了門。有德寇數人向外面探望了一下。其中有兩人已被特羅寧在那所土屋內面的燈光照射下看清了。於是他就連放掃射，兩名德寇中彈倒地，其餘二人則急忙將門關上，又開起槍來。那時，他就離開他那挺機關槍而沿着雪地爬向那所土屋去了。

當他已爬到土屋跟前時，德寇還繼續向着那挺已被拋棄的機關槍方面掃射着。他攀上屋頂後，就接連向屋內投了三顆手榴彈，於是屋中就完全平靜了。

然後他又回轉去把他那挺機關槍担在肩上，並去追趕自己的隊伍了。他迷失了道路，直至黎明時分，從雲霧中現出的淡白的北極星才將他引向大路。

邊防戰士通夜攀巖過洞，向歸隊地點行進。他們且退且射，沿途割斷遇見的電線。

清晨，他們在一塊很高的磐石下面的深溝中集合了；特羅寧最後趕到；有兩個人是在土

屋近旁的戰鬥中犧牲了；有兩個人匆忙綁好創傷後，就咬緊牙關而自行行走至歸隊地點了；其餘的人雖備受寒冷和疲憊已極，然皆健全無恙。

留在後面的，只有已被炸毀的一座橋樑，三所房子，十九所土屋，十來輛汽車，以及二百具血流遍體而胡亂橫臥在雪地上的寇賊屍體。

政治委員普羅合洛夫和指揮官李虎升檢閱了自己的隊伍。過半小時後，在磐石那裏已空無一人了。留下的是寂靜的空洞的深溝。紛紛的細雪掩沒了行人踪跡。神出鬼沒的邊防戰士之驟然消失，亦如其驟然出現一樣，是經由那只有他們知道的道路。他們是很熟悉道路的。而他們也就因此才不愧為邊防戰士哩。

共同的語言

我們最初是在空中看見他們的。當時德寇又企圖對該城市實行大規模的空襲，這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是第三次了。可是，連一架『容克爾斯』也未能飛進城來。却都墜落到城郊很遠以外的山巖中去了。

一羣『鐵鷹』作戰以後歸來時，從我們頭上飛過，隨同它們飛行的，有幾架是我們不相識的，帶着雜色圓圈標記的飛機。這原來是英國驅逐機。

次日早晨，我們到了飛機場，看見英國飛機已與我國飛機並列着。

飛機場四周皆山，原是在山巖上鑿出的場子。停機棚緊貼於磐石，是用土壤、乾草和石

塊掩蓋着的。各飛機師都穿着飛行衣服，佩着救生帶，各自巡立於自己的『鶴里克銀』面前，準備着隨時奉令出發。

細小的初雪在空中飛舞着。有幾位英國技師集合在飛機場中間進行着猛烈的足球比賽。

很多飛機師都佩帶有刻着『CC』字樣的青銅領章，表明他們是志願軍人；其他各人則帶着繡有『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字樣的袖巾。這裏有來自世界各方的人。身材魁梧，體格堅強，頭髮斑白，面如古銅的指揮官——依什爾武德中校，自己就是在新西蘭生長的。

戰爭使他離開家鄉，飄流到這萬里遙遠的遠北地方來。但是，他這位老軍人却對此感覺滿意。

他是已服務多年的飛機試驗師，凡英國人現在世界各處駕駛的飛機，都是由他在空中試驗過的。高等航空獎章——『愛爾富爾斯、克拉斯』勳章底紅綾佩帶，點綴着他那樸素的灰色軍服。他曾飛行於蘇丹、緬甸、埃及、法國和阿比西尼亞。現在又飛到了此地，這是軍人的友誼和軍人的敵愾同仇把他吸引到此地來的。

他帶着自豪神情談論着，說在此地，在他『羽翼』下，有大不列顛各國的飛機師：有澳大利亞人和加拿大人，有羅特西亞人，有南非聯邦人和西印度人，有蘇格蘭人、威爾斯人以及愛爾蘭人。

他們大家都在這裏和那些可惡的『日爾里』——這是英國飛機師在彼此談話時對德寇的稱呼——作戰，並且戰得很好。

——我們在這裏也如同在自己英國一樣作戰，——依什爾武德說道，——受你們的將軍指揮來與你們的驅逐團並排作戰，你如果要下筆記載，就請你寫吧，我是非常高興在如你們的將軍這樣富有經驗的勇敢軍人指揮下作戰的。我還在英國時，就已很欽佩俄國人民英勇的鬥爭。而現在我自己竟協同他們一齊作戰，這實在使我愉快非常。在地上的時候，我們和我們的飛機師是用不同的語言談話的，而當我們一齊飛到空中的時候，却就馬上找得到共同的語言了，而這是最重要的。

而這確實是最重要的。英國人在地上是不愛說話的。曾擊落十餘架『日爾里』的那個連隊指揮官，是一個少校，他在回答如何作成此事的問題時，略加思索後，就毫不動容地簡直說道：

——我們很僥倖，正值我們飛上去的時候，『日爾里』也在這個時候飛上去並也飛到這個空中。他們不過是因遭遇這個雙重湊合的厄運而犧牲掉狗命罷了。不過如此而已。

不過如此而已。這句話已成了我國飛機師和英國飛機師間的國際語句。他們彼此都是一樣不愛敘述詳細節的。『飛上去了，擊落了，回來了——不過如此而已』。

如果你想知道我國飛機師豐功偉績，那你就須去問英國人，他們在這個時候一定會拋棄其不愛說話的習慣，却會滔滔不斷地詳細敘說他們的俄國朋友和鄰人如何作戰的情景。

同樣，如果你想知道英國人底工作情形，那就請你來問我國飛機師。

他們將會向你敘說，上尉盧克斯在空戰正酣時曾如何飛進『墨色爾石米特』密集處去，

獨自與九架敵機作戰，他是如何決鬥，如何下降，由三千米達高的空中降自海面，如何擊落了一架『墨色爾石米特』，又擊傷了另一架的情形。他們將會告訴你說，少校米烈爾率領六架飛機練習時，一看見有十四架『容克爾斯』從頭上經過飛向飛機場，就迅速地飛去衝擊它們，結果擊落了三架，並將其餘各架都趕走了。

他們將會告訴你說，當飛機場遭遇意外轟炸時，飛機師鮑石與郝武明斯冒着敵轟彈炸而乘上自己的飛機，在飛機場上繞過許多炸坑而飛到空中去迎戰。

關於所有這一切，我們那些與英國人在遠北地區，在巴林磯沃海冷水上，在北極地帶荒涼石礁上共同作戰的驅逐機師，將會詳細告訴你的。

同時，我們的轟炸機師會以尊敬的態度和感激戰友的誠意來補充敘述英國驅逐機師在他們飛去襲擊敵人後方時護送他們的情形：英國驅逐機師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離開轟炸機；他們把它送到轟炸地點後，在敵人高射砲殘酷的砲火下等待着它，一步也不離開它，却應付法西斯驅逐機的一切衝擊，然後又將已擲下炸彈的轟炸機領回飛機場來。

這種尊敬態度是相互的。英國人極其稱讚轟炸機師。拿生命去冒險，總是不容易的。但他們却甘願如此冒險，因為他們知道，在這裏拿生命去冒險是不會沒有結果的。他們知道，他們所護送的蘇聯轟炸機，無論在什麼砲火下，無論遇着什麼天氣，都是會達到目標並將其消滅的。

——我只有一點不能表示贊同，——早已現出笑容的少校米烈爾說道。

——不能贊同什麼呢？

——不能贊同你們的高射砲。他們有時射得非常準確，竟使我們無事可作。但最後一次，——他補充說道，——我已與他們成了朋友。當時，天空烏雲密佈，我們沒有看見『日爾里』，而你們的高射砲却射得如此準確，過一分鐘後，就以其爆炸的火光幫助我們找到那些隱藏着的敵人了。

飛機師在宿舍裏吸煙，喝茶，圍爐談天。

軍人的命運把英國人拋到了遼遠的北方。但軍人是特別酷愛故鄉的，所以他們也隨身帶來了一點英國縮影。在宿舍裏有留聲機演奏着英國歌曲。在指揮處行軍電話箱上面，用大字母寫着有一個英文標題。

我們就請他們將這個標題翻譯給我們聽聽。

上尉科達本微笑了。

——這是很難翻譯的，——他說道，——這裏寫的是倫敦一個著名警察所底名稱，在這個警察所裏，一切醉鬼，上自總長，下至無賴，都可找得安身之處。而我們在此地所指的，是所有一切『日爾里』，上自『容克爾斯』，下至『墨色爾石米特』，都一定會在我們這個地方找得永久葬身之地。

英國人是帶着笑容作戰的。他們在稍微閒暇的時刻也很喜歡談諧一下。在這個標題上很表示出英國那種傳統的，泰然自若的諷刺。

這類的諷刺也表現於貼在牆壁上的一張漫畫上。這張漫畫描寫着那位身材高大的盧克斯上尉坐在飛機內露出其爲飛機所不能容納的長腿，追逐着幾架『日爾里』。在這張漫畫近旁掛着一張大紙；上面很整齊地寫着已被擊落並已經證實的德國飛機數目，以及雖被擊落但尚未證實的德國飛機數目。在這個完全正式的文件下邊畫着一個玻璃瓶子。水從上面向瓶口裡滴着，瓶內已滴滿三分之一。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作『總結』的瓶子。我們所擊落的還不多。所以在瓶內所積的水尚少。我們應當在此地把這個瓶子盛滿。當這個畫成的瓶子盛滿水的時候，我們將爲這件事情來飲另一瓶真正的酒。——中校依什爾武德對於我們的問題這樣答覆道。

中校依什爾武德從烟盒中取出一枝烟捲吸着。

——這是我的妻子，——他伸出烟盒來說道。在烟盒蓋子裏面貼着有一張女人相片。

——我很久沒有看見她了，我現在已時常抽起烟來，以便時常看見她。如果我們能接到書信，那在這裏就完全好了。我們從英國連一封信也沒有接到。但這並不算什麼要緊。主要的是打仗，而信是將來畢竟會寄到的……

我們離開飛機場回轉的途中，又到過隊長指揮處。

我們向那位隊長問及他對於英國人戰鬥工作的估計怎樣。

——你們問我怎樣估計麼？我對他們的估計是很好的。他們是來到這裏作戰的，他們也